

名家讲堂

徐公持

讲

西晋二十四友

浮华人生

徐公持 著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浮华人生

徐公持讲西晋二十四友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华人生：徐公持讲西晋二十四友 / 徐公持著. —
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0.1

(名家讲堂丛书)

ISBN 978-7-80696-763-8

I. ①浮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上—研究—中国—西晋
时代②文学史—研究—中国—西晋时代 IV. ①D691.2
②I209.3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43296号

浮华人生——徐公持讲西晋二十四友

徐公持 / 著

出版人 / 刘文君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E-mail: tjgj@tjabc.net

三河市富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23 字数 340千字

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96-763-8

定价：43.00元

自序

中国文学史就如一条天汉银河，呈现着源远流长、壮丽辉煌的景观。用望远镜观察，它当然包含着无数单个的大小星球，而且众多星球还构成许多星系、星团，彼此连贯，互相辉映，成为苍穹中的基本物质存在特征。以魏晋南北朝一段为例，就有建安七子、竹林七贤、二十四友、竟陵八友等等文士集团，它们都可以说是重要的星系。作为重要星系之一的二十四友，由西晋一朝最著名的文士所组成，代表着当时的文学成就，也体现着一代风气和潮流。由于这个群体的基本社会道德取向存在一定的瑕疵，也由于不少重要成员自身作风存在种种弱点，这些复杂的因素，导致历来的评论家对这个群体的批评，往往比较严苛，甚至负多正少，“浮华文士”的斥责声不绝于耳。这里或许与论者坚持道德批评传统立场有关。我们在一些文学史论著中，虽然能够看到如陆机、潘岳、左思、刘琨等人，他们曾以诗人、辞赋家、散文家、文论家等身份，跻身于若干论著的叙述主题之中，他们的某些作品，也曾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，博得较高的赞誉。但作为一个群体，二十四友在后世受到的对待，基本上可以用鄙薄一语来形容。

平心而论，“浮华文士”的判词，对于二十四友来说，实在算不得怎样冤枉。他们当初在许多场合的表演，他们惊世骇俗的言论和行为，他们花样繁多的心思和手段，令一向服膺文行忠信、礼义廉耻圣训的后世人士实难苟同。“洛阳争豪”、“望尘而拜”、“饮人狂药”、“干没不已”等标志性语词，给他们涂抹上了鲜明的负面色彩。二十四友的历史道德定位其实没有太多疑问，问题只是我们今天如何从更深入的层次去看待他们当初的表演？如何解释这个群体在西晋社会的生成和出现？如何切实地分析他们的人生成败和事业得失？如何总结二十四友留下的人生经验和立身行事教训，从中认清中华文人甚至整个民族灵魂特征所在？而不应该再以

情绪化的言辞去做简单的评判斥责。

在此我要特别提出王羲之。他不仅在袒腹东床成为郗鉴快婿之事上与众不同,而且他对诸多事物的立场和见解也往往超凡脱俗。《世说新语·企羡》载他在得知有人将所撰《兰亭集序》比作《金谷诗序》,将自己比作西晋二十四友首领石崇时,竟“甚有欣色”。我们要佩服他一反流俗观念的勇气,同时也要为他的独特见解喝彩。王羲之为何甘愿引石崇为同道?除了以领袖文化群伦的气概自任外,他不会有其他考量。至于为何愿以己作拟于《金谷集序》?只能说他是将审美的价值看得比道德分量更重。他毕竟属于圣者一流人!无怪乎《文章志》要说:“羲之高爽有风气,不类常流也!”要具备王羲之的“高爽风气”太不容易了,我辈不敢企望,但他的“不类常流”的思维方式和文学态度,则颇可学习,至少应该成为我们考察二十四友时确立自己思路的重要启迪。

本书的写作,酝酿构思于十余年前《魏晋文学史》杀青之际,因那书里存在各部分的篇幅比例限制,实在无法放开来从容谈论二十四友。这个群体人员太多,事情也太复杂,必须另起炉灶才能说得稍稍完整清楚一些。嗣后我便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,经过几年时断时续撰写,终于大体实现初衷。回顾全书的写作,或许在某些环节上会有把握不准确之处,在某些点上的深度也还不够。不过我想说的意思基本上都写出来了,这使自己稍感欣慰。

2010年3月

开篇语

在西晋惠帝永康元年(公元300年)前后,有一批颇为特殊的人物,他们一朝风云际会,相聚京城洛阳。他们中多数出身名门望族,拥有显赫家世凭借;或者本身即是高门贵胄,或有贵戚背景,或有仕宦经历,厚禄在身。也有少数人只是寒门布衣,无所依凭,但也拥有高名,皆非等闲之辈。一时利益追求和人生志趣的交汇,再加上特别的政治机缘,使得这批出身高下不一,里籍南北各异,原本人生志尚性格气质又颇存距离的人物,在朝廷内外互相联络,先后结合,成为活跃一时的士大夫团体。他们在西晋大一统的升平气氛中,浮华贵游,煽动风气,洛阳风靡,朝野侧目。他们围绕着一位权势人物鲁公贾谧,以贾谧马首是瞻,甘愿成为他的附庸和羽翼,从而在当时朝廷权力争夺中,又显示出特定的群体政治立场。而他们中不少人学识丰赡,天才秀出,或作诗赋,或撰文章,纪述繁华人生,抒写生命体验,为一朝文学踵事增华,成为文化史上重要人物。要之,这是个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集结,又是西晋社会浮华风尚躬行者们的联合,同时也是一群有才华文士的汇聚。他们曾是时代骄子、社会宠儿,名利辐辏,盛极一时;嗣后时势突变,战乱纷起,“宗主”顿毙,集团星散,其成员互作参商,更因思想观念、政治关系、行事方式各不相同,立场渐见分歧,大家各谋前程,分道扬镳,或舍身冒险,或逆境沉沦,或迎风搏击,或急流勇退,遂彼此隔膜,各遂其志,有竟至命运捉弄,狭路相逢,彼此对立仇视,置对方于死地者。这是一段由分到合,又由合到分的过程。其间多有奇特事迹,亦有不少文学风流,“浮华人生”与“文士风流”紧相结合,既不乏卑鄙丑行,亦偶见高情义举。他们的经历大多极具戏剧性,历史让他们在生命之旅中体验了大盛大衰,大喜大悲,而他们的人生最终多数以悲剧结束。在西晋后期短短二十余年历史舞台上,他们演绎出许多风流跌宕、惊世骇俗的故事,可恶可恨,可爱可怜,可感可叹,可歌可泣!



综观他们淋漓尽致的人生表演,以及复杂多样的生活道路,实可照见那一时代文士的行为方式和真实的灵魂世界,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命运悲剧。在中国历史上,有如此众多的代表性文士,一群倜傥才子,联袂献演如此精彩的人生和社会悲剧,尚属鲜见。其是非恩怨、得失功过,彼此纠结,错综复杂。自历史角度看,他们既体现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辉煌,又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堕落。而对于一向习惯于听人讲述先圣前贤们如何高尚伟大,陶冶于他们美好故事和道德典范中的今天的读者来说,文士的堕落比辉煌更加印象突出,更加触目惊心。我们的先辈知识分子也会堕落吗?有如此众多的文士堕落吗?有这样群体性的堕落吗?简直难以置信。无论其辉煌或堕落,它们发生发展的背景与过程,其中的因缘和机理都颇为复杂。所以对这一批历史人物作综合介绍、深入剖析,对于人们认识历史,认识古人,并且认识我们自己,都具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而梳理当时纷乱世道,烛照各自浮华人生,披览文士风流才华,实三言两语所难道尽。笔者敢逞私智,不烦赘言,特撰此书,意在与读者诸公共同解读往古史实,体察人物心灵,镜鉴人生成败,汲取历史智慧。

以上即是本书内容大致概括及写作意图,也是本书“浮华人生”取名缘由。这里总共有二十四位角色,奉“鲁公”贾谧为首,号称“二十四友”。关于“二十四友”文献记载,最重要一则便是《晋书·贾充传》附《贾谧传》中一段文字。在此书端,先予披露,以为全书叙述之纲要云:

……(贾)谧好学,有才思。既为(贾)充嗣,继佐命之后,又贾后专恣,谧权过人主,至乃锁系黄门侍郎,其为威福如此。负其骄宠,奢侈逾度,室宇崇僭,器服珍丽,歌僮舞女,选极一时。开阁延宾,海内辐辏,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,莫不尽事礼之。或著文章称美谧,以方贾谊。渤海石崇、欧阳建,荥阳潘岳,吴国陆机、陆云,兰陵缪征,京兆杜斌、挚虞,琅玕诸葛诠,弘农王粹,襄城杜育,南阳邹捷,齐国左思,清河崔基,沛国刘瑰,汝南和郁、周恢,安平牵秀,颍川陈晔,太原郭彰,高阳许猛,彭城刘讷,中山刘舆、刘琨,皆傅会于谧,号曰“二十四友”,其余不得预焉。(《晋书·贾充传》附《贾谧传》)

此段文字中直接提出“二十四友”称谓,二十四位成员之姓名里籍,毕备于

兹。自此段传文中可见,贾谧是二十四人所“傅会”的宗主,是这一群体依托的核心。没有贾谧之“主”,自然也就不存在二十四人之“友”。关于二十四友的身世情况,该传文中未暇详述。不过诸人相关史实,不但《晋书》有若干或长或短文字记载,且其他各史籍之中散见者亦复不少,可供搜集撰述,董理证明,虽不能尽致其奥,亦不忧基本史料之匮乏。

“二十四友”作为一个集团的正式存在时间,先后仅四年左右。自历史上看,这是一个极短暂的时段,白驹过隙而已。但是一个集团的形成,必定有其逐渐聚合的过程;而一个集团的消失,也肯定会有后续事态的演绎。再者,文士集团历代皆有,“无行文人”也不鲜见,而规模如此之大,拥有二十四人之多,活动又如此之乖张另类,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。所以当时引人注目,朝野影响巨大,后世也议论纷纭,颇多褒贬。在西晋元康后期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官场——文坛“奇观”,这里一定有不少历史的因缘存在,外部的,内部的,个人的,社会的,传统的,当时的,必然的,偶然的,都值得关注和思考。这也是本书解读“二十四友”的基本动机和理由。

为便于记叙,本书不免分署章节。所设各章,或按时间先后,或依事理主次,次第排列。首先介绍二十四友“宗主”贾谧及其出身背景,尤其是贾谧外祖“鲁公”贾充,还有贾谧姨母即惠帝皇后贾南风,叙述他们在当时的一系列绚私弄权阴谋活动及腐败生活;以此为铺垫,随即主角贾谧出场,叙其出身背景以及“权倾人主”状况,是为《贾谧本事》上下章。然后记述和分析作为一个集团的“二十四友”之形成因缘及其成员情况,是为《“二十四友”本事》章。“二十四友”此一浮竞集团在西晋时期出现,必有其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诸多原因,分析此种必然性的,便是《西晋社会与“二十四友”》章。“二十四友”在元康前后颇为活跃,在政治、生活、思想、文学等方面皆有许多活动和表现;透过这些活动和表现,“二十四友”显示了他们的思想作风和行为特征,是为《“二十四友”的思想和行为特征》章。以上各章,总述“二十四友”之群体状况及特征;至此读者当已略知此一集团基本面貌及性质特征。接着本书描述重点由群体转向个体,将“二十四友”中代表性成员,逐一作专门介绍,分析其参与“二十四友”的背景及动因,以及在这个群体中的独特性,还要结合他们的行为事迹来考察其文学写作,深入认识他们的灵魂,他们的志望理想,是非观念,生死态

度,以及取与舍,爱与恨,同时也要追寻考索其文学个性与风格之渊源,为的是增强读者对各成员的立体了解,这里有关“二十四友”首领的《石崇解读》、《潘岳解读》章;有关“二十四友”重要而特殊成员的《陆机解读》、《左思解读》、《刘琨解读》等章。另外还有《“二十四友”其余成员概说》章(上、下),简要叙述其他诸人行事及文章,其中包括挚虞、欧阳建、和郁等政坛文坛重要人物,且不可遗漏或小觑了他们。成员“解读”完毕之后,接着叙述永康元年(300)发生在京城洛阳的大政变、大杀戮,以及“二十四友”成员在剧烈事变中各自的立场、表现,及其不同的命运,是为《公元300年》章。兹为本书主人公们生活的转捩点,也是本书之高潮。接着描写公元300年之后连续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——“八王之乱”和“五胡乱华”,以及“二十四友”成员在战乱中的大搏击。他们各具利益,各持立场,在战乱中各事其主,各显神通。在新的环境中他们延续着各自的浮华人生,严酷的殊死搏斗撕下了各种包装和伪饰,他们人性中的光明面和阴暗面都暴露无遗。他们各人的下场不同,而多数人不免备受战乱荼毒,被时势无情吞噬,走向死亡,只有少数几人免遭屠戮,不知所终,或者亡命江南,去投奔东晋;唯刘琨一人,逆流而上,转战幽并朔北,创造了英雄的悲歌事迹。是为《八王之乱与“二十四友”》章、《五胡乱华与“二十四友”》章。再写《“二十四友”之文学投影》章,从文学角度总结他们的成就、地位和影响。最后便是《结束语》。

由上介绍,可知本书之构成包含四大部分:首先合说贾谧及“二十四友”结成之背景及机缘,他们在元康中的活动及思想行为特征;然后分说“二十四友”各成员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成就,追寻其个体生活轨迹,并解读他们在文学上的印记。再记述“二十四友”在西晋政治大风暴“永康政变”、“八王之乱”、“五胡乱华”中的遭遇和表现,以及各人命运之结局;最后总述他们在历史和文学上留下的投影。

本书基本性质为一群体人物传记。作者自以为,主要职责在于叙明事实,力图托出真相,至于所谓“解读”,目标不仅在文献,更在于由文献中所描画出的人物及其风貌性格。当然,本书撰述亦应包括对文献及史实之阐释评论,否则仅有古典之注解,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“解读”。然而,任何阐释评论皆不能脱离史料所提供之可能;任意发挥,妄加褒贬,皆非严肃史家所为。至于是非曲直,虽曰仁智互见,相信自有公论,区区不

敢鲁莽灭裂,强作历史审判结论。另外作者亦意识到任何文献阐释,必须不影响文脉流畅和阅读便利,所以本书既致力于历史和文学的“解读”,在行文方式上也努力尊重现代读者的兴趣和接受习惯,避免“掉书袋”,避免写成一部相关内容的史料汇释,或历史人物事件长编,也要尽量避免凿空遐想、无端议论。不过笔者长期沉溺典籍,信而好古,迂阔固执,不知能否克服积习,适应现代写作气氛,实亦一大难题;中心认定努力方向如是而已,断不敢自许写出至真至美文字也。



目 录

自序

开篇语 / 1

第一章 贾谧本事(上)

“功臣”贾充 / 1

贾南风入宫 / 8

贾后专权 / 12

司马炎之失策 / 18

第二章 贾谧本事(下)

由“韩谧”到“贾谧” / 22

贾谧“权过人主” / 24

贾氏专权与势力平衡 / 31

贾谧与司马遹 / 36

第三章 “二十四友”本事

“二十四友”之结成 / 47

“二十四友”之结成时间 / 50

贵胄与高官：“二十四友”人物概观(之一) / 53

名士：“二十四友”人物概观(之二) / 56

文学之士：“二十四友”人物概观(之三) / 61

核心成员与外围分子 / 63

“二十四友”与其他士人之关系 / 66

第四章 西晋社会与“二十四友”

贵族门阀体制与“二十四友” / 71

思想文化潮流与“二十四友” / 78

浮竞士风与“二十四友” / 85

第五章 “二十四友”之行为及性格特征

行为之一：“傅会”种种	/ 93
行为之二：贵游	/ 97
品格之一：“解德行而锐人事”	/ 102
品格之二：轻躁与无行	/ 110
道德沦丧之根源	/ 116
第六章 石崇解读：“身名俱泰”人生观的力行者	
“士当令身名俱泰”	/ 122
任侠无行检	/ 127
“寒暑不逾契”	/ 131
金谷风流	/ 141
第七章 潘岳解读：“奇童”之“干没”史	
“奇童”与“栖迟十年”	/ 148
《阁道谣》及其后果	/ 151
“既得而患失”	/ 155
《闲居赋》解读	/ 158
友情·亲情	/ 164
“干没不已”	/ 168
第八章 陆机解读：从“流誉京华”到“华亭鹤唳”	
“伐吴之役，利获二俊”	/ 174
“振缨承华”与“改服就藩”	/ 181
“鲁公”与“皇储”间的选择	/ 190
“二陆”之比较	/ 198
第九章 左思解读：“翰苑今朝是独游”	
始入文坛	/ 202
有妹左棻	/ 204
《三都赋》与“洛阳纸贵”	/ 210
洛阳贵游及结交贾谧	/ 215
《咏史诗》	/ 217
凄凉结局	/ 220
第十章 刘琨解读：“何意百炼刚，化为绕指柔”	
“昔在少壮，未尝检括”	/ 222
“烈烈悲风起，泠泠涧水流”	/ 228
善于怀抚，短于控御	/ 233

英雄悲歌 / 236

关于刘舆 / 241

第十一章 “二十四友”其他成员概述(上)

郭彰:权势次于贾谧,二十四友中“副头领” / 243

诸葛诠:又一位外戚 / 246

缪徵:贾谧父党,潘岳伦辈 / 247

邹捷:虽有才学,颇为权奸所用 / 248

崔基:家世清望,潘岳同道 / 249

王粹:贵尚公主,沉沦名利 / 249

周恢:皇室姻亲,巧于用短 / 252

和郁:有清干之誉,无补于危局 / 254

陈晔:游刃乱世,年寿最长 / 256

刘讷:汉代皇族,有人伦识鉴 / 259

许猛:幽州名臣,颇好交游 / 259

杜斌:事迹无多,被害甚早 / 260

刘瓌:炎汉后裔,行止不明 / 261

第十二章 “二十四友”其他成员概述(下)

挚虞:托迹“二十四友”,学问冠世 / 262

欧阳建:雅有才藻,含冤而死 / 267

牵秀:好为将帅,情义亏缺 / 271

杜育:一代“神童”,拙于用长 / 274

第十三章 公元300年:血腥大杀戮、盛衰大转折

贾后之乱——太子遹被害 / 277

贾后贾谧被诛 / 281

“二十四友”作鸟兽散 / 287

300年尾声 / 297

第十四章 “八王之乱”与“二十四友”

八王之乱梗概 / 299

八王之乱根由 / 304

八王之乱中的“二十四友” / 308

第十五章 “五胡乱华”与“二十四友”

“五胡乱华”梗概及其根由 / 314

“五胡乱华”中“二十四友”的表演 / 321

“二十四友”结局述评 / 326

第十六章 “二十四友”之文学评议

“二十四友”文学的浮华一面 / 330

“二十四友”文学的正面表现 / 334

“文章之中兴”：“二十四友”的文学史贡献 / 339

结束语 / 347

后记 / 352

第一章 贾谧本事(上)

贾谧既然是“二十四友”这一群体宗奉之主,他当然是有关“二十四友”众多线索的总头绪了,所以本书不能不首先从他这个头绪写起,如此方能“若网在纲,有条而不紊”。贾谧字长渊,其生年史载不详,只能推测大约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(278)左右。贾谧是西晋宠臣贾充外孙,他后来的盛大权势,他所封的“鲁公”爵位,甚至他所顶戴的“贾”姓,都与贾充直接相关,可以说无贾充便无贾谧,所以谈论贾谧不得不自贾充说起,此犹叙江河之水必讨源昆仑山然,尽管如此须多花费若干笔墨,读者幸勿以啰嗦嫌之。

“功臣”贾充

贾充为司马氏西晋王朝的“功臣”,对于晋朝的建立,他可以说得上一句“功莫大焉”。贾充的功劳不需详述,只说一件已经足够,那就是他在高贵乡公(曹魏少帝曹髦死后谥号)之变中的表现。事情发生在曹魏甘露五年(260),正当公元300年之前四十年。当时司马氏的篡逆进程已经到了第三世,即由司马懿、司马师传到司马昭之时,曹魏皇朝军政大权早已被司马氏全面控制,魏少帝曹髦血气方刚,不甘充当傀儡国君,在绝望中身率亲随僮仆数百,手执武器,冲出皇宫,亲自讨伐大将军司马昭。这是曹魏皇室对于司马氏篡政的最后一次反攻。曹髦的举动,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,他眼看着权力天平愈加向着司马氏倾斜,曹氏亡国,即在目前,便决定孤注一掷,亲自一搏。然而形势和时机对他非常不利,当时司马昭篡政大势已成,朝廷内外布满了司马氏的亲信爪牙,有谁来给曹氏皇室用命?身为皇帝的曹髦调动不了一兵一卒,所以他绝望之下,只能求助于身边亲随童仆人员了。关于此事大致经过,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所叙颇为清晰:

帝见威权日去，不胜其忿。乃召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，谓曰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。吾不能坐受废辱，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。”王经曰：“昔鲁昭公不忍季氏，败走失国，为天下笑。今权在其门，为日久矣，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，不顾逆顺之理，非一日也。且宿卫空阙，兵甲寡弱，陛下何所资用？而一旦如此，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！祸殆不测，宜见重详。”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，曰：“行之决矣。正使死，何所惧？况不必死耶！”于是入白太后，沈、业奔走告文王，文王为之备。帝遂帅僮仆数百，鼓噪而出。文王弟屯骑校尉佃入，遇帝于东止车门，左右呵之，佃众奔走。中护军贾充又逆帝，战于南阙下，帝自用剑。众欲退，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：“事危矣，当云何？”充曰：“蓄养汝等，正谓今日。今日之事，无所问也。”济即前刺帝，刃出于背。文王闻，大惊，自投于地曰：“天下其谓我何！”太傅孚奔往，枕帝股而哭，哀甚，曰：“杀陛下者，臣之罪也。”^①

二十岁的少年皇帝曹髦，先向三名宫中官员透露作决死战之意，这三个人碰巧都姓王。曹髦话中充满着悲恸和激愤，“吾不能坐受废辱”，令人同情；他的话也表现出一位少年皇帝维护自尊的刚烈血气。他还不经意中说出了流传千古的警句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！”不过客观情势正如王经所分析，一方面军政大权早已控于司马氏手中，且“为日久矣”；另一方面，当时曹髦已完全被架空，无论朝廷命官或四方大员，基本都是司马氏的党羽，“陛下何所资用”？这句话问到要害上了，无人为皇室效命，岂不悲哀？即使是这三位得到曹髦信任的姓王的官员，也只有王经一人良心尚存，其余二位（王沈、王业）不但不支持皇帝，竟立即“奔走”去给司马昭通风报信，让司马昭有所准备。后来王经被司马昭杀了，王沈、王业则因“立功”表现而得到拔擢升迁，此是必然结局。不过在此“弑帝”事件中，立功最大之人还推贾充。他当时正任“中护军”，掌管宫城禁军，对于皇宫安全而言，此是最关键职位。当时事变突发，司马昭之弟匆忙出兵，但所部军士都慑于皇帝的名份和威势，不敢公然“犯上”，并且出现“众奔走”局面，情势相当危急。此时贾充率部赶到现场，但他所部士兵同样被皇帝的名份

^① 《魏志·三少帝纪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。

和威势所震慑，缺乏对抗勇气，又是“众欲退”。如此一退再退，形成连环溃散甚至士兵倒戈局面，司马昭的篡逆大计就将立即崩溃，所以在阵前的一名小军官成济眼看形势说“事危矣”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贾充不顾传统君臣顺逆之理，表现出对司马氏篡逆家族的无限忠心，唆使成济上前，将皇帝一举杀死，起到挽狂澜于既倒作用。可怜青年皇帝曹髦只二十岁，就这样英年被害。那曹髦胸有大志，精明强干，即位后有大臣见了，十分敬佩，称之为“魏武再生”，言下其气质与曹操相仿佛。但他却未能如曾祖父那样成为乱世英雄，而是在孤立无援中被乱臣贼子所害，可见英雄也难改变“时势”呵！

在古代，弑君是件弥天大罪，谁都承受不起，凶恶阴险如司马昭者得知其事后，也慌了神说：“天下其谓我何？”他对于少帝曹髦之被杀，内心自然十分高兴，但他也知道自己已经戴上一顶“弑君者”帽子，那是要遗臭万年的。身后名固然不如眼前权利重要，终也令他颇为担忧。为此，司马昭不得不将直接的凶手成济兄弟杀了，以掩饰自己的罪恶。那成济兄弟当然不肯伏罪，赤着膊逃上房顶，心知必死，便大声数落司马氏父子的种种丑恶罪行，最后被乱箭射死。可叹成济兄弟扮演一回鹰犬角色，充当凶手，旋即被抛出成为替死鬼。正是应着了汉代民歌所唱的：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！”司马昭为逃避舆论谴责，还采取另一措施，即以向曹魏皇太后上表方式，作自我分辩，说自己在事变发生当时，曾下令“勅将士：不得有所伤害，违令以军法从事”（《三国志·三少帝纪》），只是成济兄弟违背命令，擅自将曹髦害了，所以责任不在自己。一面假惺惺大唱“忠君”高调，一面无耻地将一切罪责都推到成济兄弟身上，说什么“凶戾悖逆，干国乱纪，罪不容诛”，把自己干的坏事丑事都推在小爪牙身上，岂不可笑？这些伪善表演当然都是拙劣的，也是徒劳的，因为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”！

对首恶贾充怎么办？当有大臣提出“可诛贾充，以谢天下”时，司马昭却无论如何也不予采纳了：

曹髦之薨，司马昭闻之，自投于地。曰：“天下谓我何？”于是召百官议其事。昭垂涕问陈泰，曰：“何以居我？”泰曰：“公光辅数世，功盖天下，谓当并迹古人，垂美于后。一旦有杀君之事，不亦惜乎！速斩